# 皇明經世文編

#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宋存標子建　參閱

## 王文肅公文集

### 勑諭　　　王錫爵

#### 勑諭朝鮮國王一道　勑諭朝鮮

皇帝勑諭朝鮮國王李昖、昨者王以大兵驅倭出境、還蹕舊國、上表進方物、來謝朕心、深用嘉悅、念茲復

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諭、仍賜王大紅蟒衣二襲、綵段四表裏、以示朕惓惓為王遥慰之意、顧朕又惟該國雖介居山海中、傳祚最久、昔在前朝、未沾王化、尚能拓地守險、雄視諸夷、今為我朝春秋貢獻之邦、以世世憑席寵靈、蓄養財力、宜益强富、乃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骨、廟社為墟、追思喪敗之因、豈盡適然之數、或言王偷玩細娛、惑羣小、不恤民命、不修軍實、啟侮誨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有言者、前車之覆、後車可不戒哉、惠徼福於爾祖、

及我師戰勝之威，俾王之君臣父子相保，豈不甚幸。第不知王新從播越之餘，歸見黍離之故宮，燒殘之丘隴，與素服郊迎之士衆，噬臍疾首，何以爲心，改弦易轍，何以爲計。朕之視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義發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當責德於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土，朕無與焉。其可更以越國救援爲常事，使爾國恃之，而不設備，則處堂厝火，行復自及，猝有他變，朕不能爲王謀已。是用預申告戒

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相勉其尚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國容之時，撫瘡痍，招流散，遠斥堠，繕城隍，厲甲兵，實倉廩，毋湛於酒色，毋荒於遊盤，毋偏信獨任，以閼下情，毋峻刑苦役，以叢民怨，庶兇殷憂憤耻之後，先業可與，大仇可雪，此則斷自今存亡治亂之機，在王不在朕，王其戒之，慎之，故諭，

擬進征東　勅諭疏并　勅諭二道　東征勅諭

臣等近日，連接遼東征倭之報，雖喜再戰大捷，漸逼王京，然我軍死傷，亦自不少，仍聞王京近城之地，松

林茂密、馬不得馳行、水田低窪、人不得用武、加以疫癘盛行、糧草不繼、客兵未集、新賊轉增、尤有可隱憂者、臣等昨得經畧侍郎宋應昌、謂目前勢難長驅、已成持久待時之局、萬一師老財匱、軍心動揺、恐他變因之而生、東虜伺隙而動、是代爲朝鮮受兵、而內地無安枕之日也。臣等竊爲此懼、因思大兵既發、難便撤回、惟有添兵增餉、以壯士氣、布德施惠、以安人心。虜外可令倭虜伐謀、內可令將帥鼓勇。謹僭擬傳帖二道、一諭征東將士、一諭戶兵二部、伏乞　聖明裁

定施行、　皇上勅諭東征將士、頃者倭奴猖獗、攻陷
朝鮮、朕遠惟東人徯后之思、邇切內地震鄰之慮、肆
彰天討、授鉞往征、賴爾等將士、齊心用力、不避艱險
先收平壤、再捷開城、朕深嘉爾等之功、所望廼日蕩
平、大加陞賞、茲聞天時漸熱、水潦不收、賊衆尚多、城
守方固、重念爾等懸車深入、急難全勝、飢寒暴露、疾
病死傷、勢所不免、朕用是痛心流涕、臥不安寢、已令
所司亟發銀十五萬兩、賚赴軍前、從宜犒賞優卹、仍
一面行山東等處召商糴粟、方舟而下、一面行浙江

等處徵兵選將，分道而前，務使爾等財力有餘，得以安心戰守，早夷大憝，永靖邊疆，爾等尚亦宜體朕遠懷，勉圖報稱，垂功名於竹帛，流福蔭於子孫，欽哉故諭。諭戶兵二部，目今倭賊大衆，占據朝鮮，與遼東接壤，朕以門庭切近之憂，命將出師，勢非得已，適見經略宋應昌奏稱，兵力單弱，糧草不敷，恐有躁虞前功盡棄，你每職司兵食，義當并力一心，共濟國事，所有合用糧草，戶部一面發銀，或從山東海道召商，高價糴買，或就近輸運，務使東征四五萬人，可彀半年之

用、兵部一面督催、新調精兵、前往接濟征勦、其見在久戰傷殘、及馬兵不習地利者、行令斟酌退回、務使餉可資兵、兵不糜餉、早平大寇、庶寬朕東顧之懷、其或彼此互相推諉、以致緩急誤事、責有所歸、故諭、

疏

## 論邊事疏　虜情

奏為約陳安攘定計、以分主憂事、臣于前月臥病中、聞西虜內犯、勢甚猖獗、續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破的、明如觀火、臣輩昏餘

生知無以仰贊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爲憂虜、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不敢不極其愚慮、爲 皇上一言、葢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敝戈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徹、則當事者云羊補牢、亦猶未晩、而衆朝震怖惶憂、止辦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縉紳守

和親介胄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膽力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在輦下求安專籍款關之利文吏在隙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傳相慕效翕然同風而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内外便分爾我如扯酋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爲誅

首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於已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今經略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視聽。獨前所謂三尺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已。知飭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

來，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奔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於今日。察彼已之勢。審禽縱之宜。其策必不出於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於流議。毋怵惕於

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誘使諸邊之血脉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捲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夷盡掃先廟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

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詘於歲儉發帑困於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爲不如且從容寓戰於謀藏拙於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遽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畧大臣既奉有　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指如虜久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

而至於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為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關欵虜彼稱南北兄弟為敵國此稱臣納貢為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絕然不同。況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敗衂之後。士馬誠練。糗糒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國家之全力。故在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

張文忠云非特不忠亦不智也

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不欲盡廢責成。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可效死。而不欲遂隳軍實。使文武相仗。人人可逃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臣不勝幸甚。得 旨。覽卿奏具見謀國忠慮。邊務重大。兵機秘密。須要臨事鎮定。及時經營。豈可倉皇紛擾。因循畏怯。這所議着各該經畧督撫等官。查照舉行。毋得虛文推諉。兵部知道

## 陳東西款貢疏　　東西款貢

合此等疏皆鑿然而又遠謀深慮其能陳下廟堂之上者乎

題爲遠臣戀主特陳邊遺憂以決大計事臣之感誠忠款已具前疏六條中尚有國家大憂安危可計不可不盡言者臣竊惟方今邊事正在可爲而不必强爲乃議者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虜日益驕各邊備日益弛臣以爲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利無害之事亦豈有眞徹首尾之人趙充國班超一去邊而諸羌尾解當時並未嘗追尤首事矧今保安邊境二十年永久而蠹弊久而危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

哽一咽。遂當廢食。惟在講求簡練。賞罰必信。順逆必明。則三年之艾尚可得。厝火之憂尚可解。此臣所謂正在可爲者也。昨尚書石星與臣言。今之邊事。乃唐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請遂以唐事諭。方回紇扳盟。蹂掠我奉天涇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禦之。一則戒軍吏不得言戰。逼之出境而止。一則親入虜中。握手定盟。呼可汗萬歲而止。今將非有子儀之威。而虜非有回紇之桀。彼其肯消阻閉藏。以言款我。而我必欲悍然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爾何不斬火

眞頭以獻。是樂羊殺子之忠也。又曰爾二月約歸何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令。如此題目。譬之清淵布網。魚鱉寧復敢投。此臣所謂不必强爲者也。從來番漢講和。豈有百年。臣之所計。固亦謂權恐須臾斯於必絕而已。絕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爲早絕一日可以快一日之憤恥臣之論則以爲晚絕一日可以落一日之便宜夫便宜非偷息養安之謂也。諸邊之不競久矣。將少食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趁彼徘徊塞外。信使往來之間。而一面陰脩戰守之

備。然則彼歸愈遲。我應愈暇。彼以欵愚我。我亦可以欵愚彼也。或有難臣者曰。若是則遲之可矣。而尚書鄭洛之日夜求虜。不已急乎。臣以爲此非求也。割土地輸金寶。尊酬而禮之。挾服而叩之。乃眞求矣。今虛聲恐喝。淡而羈縻。實不費國財。名不辱國體。何以爲求。即使洛而果求也。則桓桓赳赳之夫。乃落得借他人之齒牙。以措自己之手足。人勞而遺我以逸。人弱而遺我以强。則洛也何乏於諸臣之事。而曉曉爲哉

或又有難臣者曰。夫待講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水

泉莽川之二捷。獨何備而能然。臣以爲此皆執之有名。據之有勢。彼客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我過不先。故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底廻遠。未聞侵犯。則主客之勢殊矣。而彼懲於敗。方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之情異矣。據前後夷書見在。乞哀請路。並無反形。則我復憑何名。而遽絶之。曲直之理分矣。臣故曰。借講而修備。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虜終不歸。終以言款我。則我終當聽之乎。臣以爲正不在汲汲聽之。何妨且必無此理。馬瘦可待壯。草長可待枯。夏秋之後。更

以何辭臣前既絕之說正待此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待久而事機已壞不可收拾則柰何臣以爲凡已壞之事不可收拾且如鄭洛先主戰而諸臣却欲撫此則撩虎出山無弭耳遂馴之理若羈縻在前決絕若後譬之掬水覆之地而止耳本無壞事何難收拾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何不聽鄭洛諸臣言戰言撫各行已志之爲兩全臣以爲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夫言戰可也言戰而必欲先破言撫之論使老成長慮之臣一面防虜情又一面防人情一面憂同事之不信

又一面憂　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篙師柁工狠愎無所措手而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臣者曰虜易與耳即舉事一不當而何至於危則臣以為古之易虜者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三人及其後如之何也大抵虜性無常好則人怒則獸彼其內絕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直之名窮狠怒虎無復顧忌泰山在前蚩尤之頭可觸也而微外雜虜閒之亦且寒心褫魄以　朝廷之恩信為不足恃五合六

聖明有人

聚兵絓而不解然則國家之事本非求而好事者日

趣之入宋耳可不爲之深慮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才又不如韓之將）
慮危是矣有如虜再欵而我再如二十年前事歲歲
增賞以媚之尾閭之洩何時可已臣以爲向來增賞
雖誤然亦會虜中無釁不能屑屑與争今事當更始
明旨旣已譙讓一番則乘其恐懼要以定約已賞已
加之外不許另索一緡尺帛而將吏有私加媚虜者
罰之無赦此改弦易轍百歲一時也或又有難臣者
曰如此而虜必就約固甚善卽不就約則我終以將
少食少兵少怯而不言戰乎臣以爲此又當以義理

利害論。有如虜果就約。則我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失大信掩其不虞。卽不然而媛書嗚鏑之事起

堂堂 天朝寧復可以劒鈍而諱割。矢弱而廢射也

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主晚絶之議者。不能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能保。必勝矣。早與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彼。臣以爲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敗而不免於敗則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天矣今諸臣偏好言宋事。臣又請以宋事論。岐溝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守。澶淵之役。王欽若主絶

王旦寇準主和。熙和之役。王安石等主進取。富弼力爭。以爲干戈一起。禍福不細。勸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何如。且他人勿論。即如富弼之偘偘爭獻納。非今羣議以爲赤幟者乎。夫一使之勇。就與萬全之謀。而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知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即以魏學曾薦。故尚書宋纁謂臣曰。吾觀目前邊才。無過鄭洛。恐學曾前輩重望。必不肯爲洛下。不如俟洛功緒稍見。而後用之。今纁雖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嘗

聞之乎。不意纏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曾之為人剛方嚴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用而遂駁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夢熊。臣亦嘗耳剽其膽勇。會以爭事。見嘲於四川。不忍遂挫其舞劒擊楫之氣。匆匆議調。臣實與聞。茲夢熊又見告矣。姍笑鄭洛為無能矣。蓋學曾臣所重。夢熊臣所奇。然謂學曾忠於臣等則可。謂夢熊敢於向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修守。督撫之職。惟在朝經暮營。某邊置戍。某邊給餉。何計不煩內

將何策可支百戰此亦儘勾二臣發事矣乃不揣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巳之事而惟人田之務芸臣且不暇與葽能辦姑就學曾疏中所謂小犯小禦大犯大禦近理之論質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大犯而禦禦調發七塞盡騷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移事變兵敝民殘學曾能保日所見亦能保日所不見否能累輩横草以致其報國之身亦能神輸鬼運國家之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趙中令之諫開邊曰所得者少所

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何至今日乃空拳空手之皆兵。而百戰百攻之必克耶。臣此言一出。則議者又以爲臣褊心。不能容人不知偏心人臣之小過。誤國人臣之大戮。臣親爲此二臣有如一轍。蹉跌貽萬世之慨。是誰人誤國也。草莽已去之身。所惓惓憂念無大於此。敢直舉千慮一得。步步踏實之事以裨廟略。以釋群疑。惟 皇上留聽無惑。社稷幸甚。

定國論一政體疏　國論政體

奏為恭陳奉安要務以定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　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狗馬餘忠譾菑以待青蒲之對至於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傾言而陳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　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為臣亦不為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脩相

重而後論議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
使　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買豎之爭言，因一人而
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
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
古稱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雖　聖明在宥，萬不
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
之爭，致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
下之士，智力殫於相伺，名望損於相詆，即使一彼一
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

兩持。終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汗爲恥。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爲不平、彼旣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

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故曰謀國者須規模先定）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脩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顯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向者　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於盈庭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則雖盈庭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

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爲益而妄言置之不爲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愼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附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　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

必於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爲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　朝廷旣不盡得眞才之用。而天下且

得借為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若盡捐前件。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 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巳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於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 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請諭廷臣。以後

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開於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

威福還

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

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為對。今日惟諉于不聞不見以為異日卸罪之地矣

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聞有未是。臣參酌事理。請
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卽休。言有同異。言過卽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

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以爲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佐耳目。耳目又佐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佐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爕人情之勞反盡委之 君父。且天下有眞是有眞非。是中有非。非中有

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理之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即當舍已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嘵嘵。苟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叅預政務。惟藉 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 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

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於邃嚴咸顏遠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畧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發難以言悉即　皇上神聖獨斷群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經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

安能展布四體以佐　聖政萬分一哉伏望　皇上
勤批答以明　聖斷平喜怒以調群情時御朝講以
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　隆旨以盡
欵欵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　朝廷不治則治臣之
罪以彰其慢惟　皇上一加意於臣言臣於前月中
已進有召見一揭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
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
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
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

不勝悚息願望之至、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知卿爲國忠耿、持論公平、大有關於時務政體、係朕躬的、朕已知道了、其餘該部院悉心確議、着實舉行、以成蕩平之治、

答問東事疏　朝鮮兵事

題、今日文書官李蔭、口傳　聖旨、問朝鮮倭寇、已於四月十九日離王京、如今已過一月、如何不見下落、欽此、臣等敢不直述所聞以對、看得倭奴大衆、久屯王京等處、其實欲占據朝鮮、漸窺內地、圖望甚遠、著

謀甚深。幸賴我 皇上獨奮乾綱。大彰天討。各文武將吏。奉廟堂之成算。乘戰勝之餘威。因而馳遣辨士。說諭歸巢。仍間離其偽帥。豈行長淸正等。於是群倭勢窮膽破。委於前月十九等日。絡繹王京而南。今已行過四五百里。節經巡撫經略等官。塘報皆同。而該部亦已據之 上聞矣。但昨日又得一報。謂倭雖已盡數發行。而在路每人徒步擔五斗之糧。其行甚遲。日不勾四五十里。又聞自王京至釜山。半路之間。却又停止。創建土城。塞柵爲久居之計。不知其意何爲

此必共真邀也

道遠信稀臣等無憑臆決然大約不過三端其一則因入海無船故暫住傍山一帶之地以便伐木造船畢後過暑而行其二則因阻自在對馬島或尚未稟命不敢輕歸或已經稟命被其中止皆不可知其三則又聞朝鮮人積受荼毒欲乘此遠歸飢乏之際追襲報仇臣等竊料倭中必有耳目因知此信所以欲行復止立寨自防凡此皆不與中國之事遲速進止難於取必乃臣等獨憂我兵怵於浮議昧於大體有如見利而動亦爲朝鮮人所爲則不惟自虧大信其

曲在我。抑恐遠追窮寇。全勝難期。已經節次貽書經略阻之。想此時已到彼中。或可及止也。輒因下問備細陳荅。以寬聖懷。再惟兵家進退。每決機呼吸之間。今該部見有議撤。召募南兵。及處分綱兵事情。皆關係軍機緊急之務。若臣等票擬。未當聖心。不妨隨意轉改。若別無商量。乞即賜發下。以定邊計。以安人心。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宋存標子建參閱

王文肅公文集

疏　　王錫爵

請處降倭疏　降倭處置

題近該朝鮮解到降倭二十名臣等非相約會於射所同九卿等官面審其情臣等所親問之據通官逐

句傳報云倭寇有十萬是真前被我兵在平壤等處殺去二萬餘尚有五六萬見在釜山停住又問其何以不去倭酋關白尚在否答云彼衆不知只聞關白之子已死又問何以歸降答云彼畏中國兵威欲來報效求用又問其此來諸人歸降莫爲倭奴作奸細否答云並不敢懷此心臣等再三研審委無別情隨與兵部尚書石星商議令此降倭俱係壯丁宜并前八十四名俱發送宣大薊鎮各邊收養以備禦虜之用臣等切見自有倭變以來有言朝鮮之救爲舍已

之田芸人之田者，有言倭本無多，不足慮者，有言倭三四十萬者，總之道路隔遠，傳聞不的，故衆言淆亂，徒惑觀聽，今此番降倭解審前來，詳問明白，可見倭奴本情，實欲占朝鮮，以窺中國，中國兵之救朝鮮，實所以自救，非得已也，

救屬國實所以自救，善守者守之門戶也。

其倭衆之多少，總不如所聞之言，要之屢敗之後，其氣已衰，不足爲深慮，但昨又見經略宋應昌塘報云，倭將行長，已去復來，隨而攻剿全羅道，則夷情尚不可測耳，臣等與本兵商議，行令宋應昌，李提督，嚴整兵馬，防扼要害，儲蓄糧芻，爲相

持之計。彼日久乏食。自然逝去。務保萬全。決不敢遺
皇上東顧之憂。伏望　聖心寬慰。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減免織造

該昨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陳。令其據此回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　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於天下。相傳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因憤百姓為張士誠固守。抗拒天兵。賊平

之日遂將富民租簿定為糧額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加王府糧練兵銀之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於存留已屬虛名緩徵併於別年反滋擾累此小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疾首而嗷嗷思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北稍歉則江南尚可息肩今彼倭寇境剽虜將及以至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於民而徐揚之間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其勢又不得不

取償於江南。此如一絲之繫鍾鼎。其危且急何如者。若不及今將養。有如外倭內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于何取之。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飢民之命。滿驕兵之腹。其禍葢不可勝諱者。何况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史褚鈇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孑遺之民命。以爲緩急支持之計乎。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謨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以應麒催徵爲是者也。今緩徵

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怨于始而市恩于終蓋實有萬分不得已疾痛慘怛不得不仰而呼天耳大抵方今國患在於民窮民窮由於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箠楚之威行於小民撫按猶可以參罰之令行於有司今民至困而箠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於撫按窮而　詔令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金花之類原係緊要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於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雲南之取金在　皇

切中今日情事

上省之。如千箱之失梯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枯樹之獲再肉。為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縷而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臣錫爵之母北來。至天津等處。親見道上纍纍。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臣母為之痛哭。稍施錢周之。觀近京之民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觀賦輕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于上有不可忽之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在至急。浣衣投鮮。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餘財餘

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今倭逆二患共費可勝計乎）百餘萬度朝鮮功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下百餘萬群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仍下戶部議處夫內庫久積之銀外廷猶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內廷尚可宣索者伏乞　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少俟盜息

民安。賦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天和。消弭

國患。而　皇上藏富官民之問。增光恭儉之德。又乘

此　萬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真所

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

勸請賑濟疏　賑濟

題爲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將河南巡按御史陳

登雲封進飢民所食鴈糞示臣等觀、臣等不勝哀痛、

不勝慘慽、竊念民窮至此、眞從古未有之變、惟幸

皇上憂勤之念、上格　皇天惠鮮之澤、下逮鰥寡、煢

可以回和氣而收人心不至醸成大亂耳近者喜見
雨澤連綿又聞山東河南等處俱已霑洽此亦是麥
秋住兆飢民可望全活但目前難處而戸部更難處
蓋先時飢荒或止一方而今則各處告災雖江南亦
不全熟米價皆踴糴販爲難此一苦也先時各邊止
有年例今加以寧夏朝鮮之變例外費過三百萬内
帑耗竭勢不能無米而炊此二苦也先時荒而不亂
則發賑之外遂可坦然無憂今羣盜四起該部一面
賑飢又將一面爲軍興之備此三苦也先時戸部用

詘則太僕銀可借南京糧可借今馬價銀已發盡而借支於草料南糧又方備江南兵變不可多發此四苦也先時各布政司府州縣各有贓罰等項餘積今取解一空有急盡靠內帑此五苦也先是民間殷富事例一開則奔走上納今例既開盡而大戶多為官吏刻削無復餘外此六苦也六苦之外又有別項河工募兵等費臣等倉卒不能悉舉百姓雖窮勢不可以國財盡耗於賑濟卒有他變干係不小臣等奔得登雲之奏尚在未聞遣官放賑之先則此時　聖恩

宣布。或恐別是一光景。不可知。且候鍾化民續有報來。倘彼中荒亂如故。則臣等更無他法。惟有盡辭俸薪以助貧民。而亦望　皇上暨兩宮各院量發內藏十分之一。分投布施。此急救生命。即所以自積已福也。且此舉一倡。則中外百官萬民。皆將興起好善之心。而捐俸損資者。不賞而勸矣。奉諭。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昨者朕覽飢民圖說時。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是何圖。畫著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飢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飢

荒亂，有喫樹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民飢荒亂，速行蠲賑，以救危亡於旦夕，皇貴妃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妃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甚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宮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爲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奏到，再作區處，令諭卿等知，

請寬督辦香草疏　廣西香草

題昨該戶部尚書楊俊民等會臣等於朝房專爲廣西香草一事未奉　明旨欲臣等一催臣等看得此物專爲夏天禦暑之用今已立夏在廣西旣未奉旨無憑解到在該部又恐後時不敢推諉今月願承認辦買或多或少惟　皇上之所裁蓋緣此物價值不多而萬里盤送之費多於原價數十倍以此欲通融曲處期於足　皇上之用而已原非重大錢糧亦無盡求減免在理無不可通而在臣等亦無不可與

言者伏乞　欽定斤數即與批允施行

書

與顧冲菴巡撫　遂卿

苦心哉遂卿一跡也讀之眞使人寸寸腸裂艱危至此而廟堂不思變計抱火厝薪可得久乎新司農多大畧可與言事其兩鎮通融之說則主者必無異詞矣庫金雖不可多得固亦當曲處以濟燃眉至如敘所設最後策則洪陽詹事方共論胡房以爲方今東南大害在盡籠各州縣羡銀輸之內庫而有司復苦

於正糧額外之加添積歲負逋之多累發東補西豈得尚有稅銀存庫者袁進士黄傅議士也其言尤絕痛謂內地括盡只今已內盡髓枯將來天下之亂必起於民窮而不在邊新司農亦頗憂此馬市一時之權豈可復用也不佞聞歙州故老有言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賤者由於銀貴銀貴由官司之解多而用銀少米賤則耕農愈無利而田愈荒此亦似有理今太倉太僕之儲原不乏目前所急獨內供之費與四方奏免之紛紛耳念言至此真覺兩窮老兄知赤手未

此根本之論

歲則關由卜也

能補天則當且寬立題目由少入多使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久。而不必取盈於十六萬之額。何如。伏幸裁教、

與周二齊尚寶　墾田扯酉

觀公舉動畢竟老成有斟酌即如墾田一事向來人抵掌以爲極敝壞又極可爲其始終言無地可墾無人可墾者。獨王司馬一人耳。然足下非親見則恐亦不信。以僕言之。且盡心查理一番。中間豈無熱地作荒。及隱占侵没之弊。且既曰開墾甚難。而前撫按之

紛紛奏報塈回。豈得曰非欺也。僕之至愚。雖千慮千失。至於籌虜。則斷自詭爲不差。今扯酋之決歸決不歸。在數月間耳。決歸則縻之。決不歸則絕之。口稱歸而未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邊外多講一日則邊內可以多脩備一日。（欵勞原爲脩備）不知經畧公何忤於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匆匆以空拳挑戰也。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公不記臨別之年。彼時尚謂扯酋決當甘言厚幣以求之。今言不甘。幣不厚。羈縻恐叨。只在齒舌之間。而言者便以爲辱國。然則郭

中令之握手呼囘紇萬歲。豈非千古罪人。而淮海之役。王欽若奮然拘留信使。其功豈不在王旦寇準之上也。富弼苦爭獻納。而及其入對。則請　陛下十年不復言兵。蘇氏父子自負談兵赤幟。而其策不過禮之加恭。待之加厚而已。裴中丞瞻決有餘。長慮不足。若從其言。遽然革封絶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不成事。萬有餘敗。王韶賈似道之覆轍可鑒也。新督師實不佞所薦。故太宰以爲眼前避才老成妥當决無及經畧者。魏公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輩爲

鄭下不如待鄭功有緒而後用之余魏號至矣果不出故并描模之外且使其疏果保得其處有兵其處有餉可以萬衆萬中則僕當望下風拜之矣礮中虛實一切不管而第云不分順逆決意一戰而已問何以戰則曰小犯一鎮禦之大犯合鎮禦之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已如此則九邊沸動內帑一空而前代征商榷民之事起搦管斬木之變生不知魏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總臺相過勸且暫緩新督之行以待經略事定而公頤欲趣之使兩賢相聚而爭堅白安

乎危乎。開市遲遲一説。僕已先爲首公言有識者。果不與人意。且喜冊立分數已有七八。使其必變。我復何留。使其必不變。則我又何留。千萬自重。千萬爲國家邊計重。

與房備吾兵道　　虜情

外示虜情遥備。緊緊破的向署陳小號中。意正在此。大抵節年紊虜之弊。最大一着。是西行假道。而其他受挾弛備次之。今噬臍既不可復追。蓄艾又不可猝得。惟審局下着。漸次術補。以期桑榆之收耳。若廟堂

先自峻文法多議論則邊臣勢不能從手搏戰其計必出於欺欺者之計一行則戰者之氣頓沮此愚夫之所能知兼有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孟浪可笑也僕正在閣中言及兩川建堡議戍一節而問之崔御史則以爲難入衛兵議撤僕大以爲便而張戎政則又極言其不可天下事種種掣肘如此高明既實見得是不妨力請該臺奏行在廷議論雖多然善均必當從衆也

與鄭範溪經略　卜酉

水泉大捷部中已據塘報略節上聞奉有溫旨不惟借此激勵士氣亦使翁神意舒展游刃愈利耳套虜既大創度其意不出兩端或以扯火二酋是其唇齒相累之人索性要之併力拒命以圖報復或未捐市賞之利落得歸罪火酋自解此尚可乘其震動大黨將合未合之交驟馬驅而緩頰下也適少年諸公又倡言虜王必不歸此亦恐宜急為諭遣但要得彼中悔罪畏威實情實語則當事者便可毋惜小費以防狐疑窮落之變敘功既已令該部早覆早行外示諭

夷帖。此乃回風一篇。極得力。若卜酋來輸欵且以討縻之。使該逆之務力。專事兩川。則火酋無能爲也。此覆。

與梁霖宇贊畫　籌虜

捧教具悉兩公籌邊策虜。事事破的。蓋不佞向來陰主分別順逆之說。以爲川海卽未必蕩平。而遠交近攻尚可次第措手。乃茲卜酋敗服。火酋逃遁。而順義又可保其必歸。諸酋又可保其必爲我用。顧反出始望之外。不佞誠不知古人當此何如。若就今日見之

亦可謂陸剸水斷雨驟風驅。赫然旂常之伐已。乃來教示以勿虞道路流言夫使廟堂而果虞流言也則諸公有今日哉顧世情悠悠。如近之望公者。尚欲追虜。以爲戰無不勝。不必藉保番之力。嗟乎。士大夫識見如此。不肖不憂虜也。憂邊疆諸公顧畏首尾。未得盡行其志耳。來教剖析利害。使人滌耳洞心。何不遂以斯言徧眎朝士。懸萬無一失之策。以卒就萬世一時之功哉。

## 與鄭範溪經略 保番

爽時主計者大抵失在假道。而虜無大衆。則勢自不得功番今我乘虜逆番乘我怨爲合從擯秦之舉最是勝籌第此後則當保諸番恃我而能必勝勝後我必能保番而無後憂。方成首尾常山勢耳。

與鄭範溪經略 卜酋

自頃卜酋被剿。則朝堂更有一番疑論。或曰虜王爲卜酋所綴。萬萬不歸。或曰。兩川之虜。且爲其黨報復萬萬不出。不佞因戲謂之。不識諸公向所謂戰者。以口啐之乎。以指挃之乎。此博得齒牙間微利。而其中

未嘗不怔怔懼也。有如萬里呼吸。一不效指。而梟鳴鬼嘯。皆操左券以嘗主心。則天下事去矣。撦教乃爲之安枕竟久。但得東虜成行。則兩川去來。雖未定。已具有九分功緒。總兵本曾摧虜。翁索性委任。責其後功。以國家大事爲重。昔武侯用兵。斬馬謖。用魏延。固英雄所以屈群力也。竊疑燒寺一着。眞華陀剖癰神手。而虜本以奉佛爲名。鬬其先俺酋歸欵。原藉佛家權教攝持。今亦似宜毋絕其望。許以建寺于巢牧本境。則無詞矣。適萬僉憲亦自有揭至。稱諸番絡繹內

覊縻于胡越一家。翁此段方略。決不出班定遠下。而武又以爲收番難矣。保番尤難。昔齊桓建績江黄。後二國被兵而不能救。霸業遂衰。翁亦宜鑒此等。徹首徹尾使諸番必能爲我援。我亦必能爲諸番主。方可盼長久安靜耳。大抵今日多生議論以阻壞成功。皆游士不得用者所爲。即令諸說已破。則又有言火酋終歸于罰服。草草而止。又有言虜王陽以辭款我。而陰召諸酋以八月大舉。此等皆齊東誕謾。而老成亦或信之。可歎也。

與李桂亭給事　籌邊

外示籌邊一疏。其料虜情形。種種破的。內有云。不必曰虜必東歸。可保太平無事。當思虜或不歸。何以保安疆土。又云。姑羈縻以緩他變。爲久遠之謀。當安靜兵民。爲防禦之策。此聖人復起不易矣。愚請更以兩言足公未發之旨。擠酋既東歸未定。則不妨俟其不歸而後絕之。經略既欲離火眞于扯酋。則不妨俟其再合而後誅之。此大信大威使曲在彼古嚴尤之策何奴郭令公之制回紇。以及趙營平班定遠西略斷

寀班班可攷也教中一則曰遁辭一則曰悔罪夫狼子野心直患其悍然不遁且悔耳苟遁且悔則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而乘其間以益脩戰備天下後世又誰得而議之中行說日夜露形誅漢漢不能誅李龍等日夜詭形逼我而我反欲誅之愚以為此未可易言也大抵方今之勢先藏拙而後可鼓勇先算後而後可圖前僕覼比來談邊事者多矣惟足下深識遠見與尋常不同聊効所知以佐思慮之萬一惟鑒之

與葉龍潭總督　敖貢

邊事安危懸于今日。公所聲罪首惡。即所以堅和好是已。乃首惡之罪無所歸。遠遣之火眞。而偏追論消沮悔禍之擒酋。是愈疑諸虜。而何和好之能堅。華王號斷撫賞在擒酋未東之前。猶有名。今業已播告。離之于火眞。而彼業亦稱徙牧內嚮矣。譬之市中羣鬭但患其搆而不離。若黨與自相推諉。乃是解紛一機。又可窮鞫其心曲。要遮其後路乎。大抵今日快心爽口之事。莫如殺虜。然言之易。行之難。以西邊責東易

以東邊任責難。即如大議革封。則宜大又為戰場何不遂為東邊守臣橫行必克之計乎。公能遥策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則舉時過河之舉。使誰人任之。夫擒酋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得言戰。驅之出境而止。一則執酒酹地。稱大唐回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漢之虎臣。其徘徊長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而迄亦無斬馘非常可喜之伐。班定遠扼奇立功。而及夫窮荒搯遠之畫。則不過曰塞外蠻夷。本非孝子順孫。水清

無大魚而已先是經畧之西也周尚寶聞其欲以空口挈歸撦酋相與目笑以爲所操者約而所欲者奢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綴此一步可以專事火眞今撦酋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門下又以求虜辱鬪笑之是汾陽營平定遠三賢之所難而責經略之所易也今之論者必又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見其易得非僥倖水泉之二捷耶撦酋之肯帯面受約束耶若此者果誰爲之夫援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卽反其事以敗之古人云君以爲易難者至矣可不爲

之三思哉。今前後虜書見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反爲中國之笑。卽背後有他如公所開。然堂堂天朝之體。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防之如防虎。嚇之如嚇鼠。則邊境安矣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開邊。其言未必不以貽笑爲耻。而卒之笑者一時。痛哭乃在萬世。以公純忠憂國。猛氣吞胡。固知其必不至此。然好謀而成。先師炯戒。美成在久。莊子格言。卽今火𤇆雖遁。而西邊信地。當爲之事甚多。如收番保川二着。已足令門下展奢事。至于

局外規恢請俟廟堂以全邊相委乃爲所欲爲未晚也外論火器眞禦虜長技李生門下旣知此人請自以尺一召之非僕所敢知矣郭太守當卽如議起用之亦曾聞貴鄉梁副郎緒言否此公在京之論頗不許經略旣與之同事乃嘆服不容口來教謂愼勿聽邊臣則公亦邊臣也可盡疑乎臨書不勝肺腑相成之切惟鑒之

與梁霖宇贊晝　虜情

捧教不獨見公籌邊之略且爲人謀而忠自爲謀而

正不使之知公方自此始耳空舟蕩海此局外志氣之談言者甚易行者甚難乃茲使足下與經畧同心半載之間如分理亂絲頭頭成緒此功亦不細矣顧目前又有一種惡成喜敗伐異黨同之徒雜然獻疑或曰兩川目前雖無虞而水長草盛之候必復大舉扯酋雖暫離西海而遷延肅州境上必有後圖非盡殺不創嗟乎苦哉當事之難也雖營平定遠復生必不能逃畏懦觀望之譏不佞請以安危卜之于天耳來教謂天下事未有為之而無成者胆力甚壯然教

尾又有是非毀譽窮通得喪之說。夫是非毀譽窮通得喪、豈與事之成敗、判爲兩途者、有如爲之而是人必以爲不是、白簡朝投、金牌夕下、則即使三公持行視聽如一身、是則是矣、能保必成否、故不佞竊謂方今邊臣、一面禦外。亦當一面禦内、堅白之論、不妨與明白折證一番。以堅朝聽、況經略所處、原與足下不同。若手足縶縛。狠戾敗事、則將來更有何人任責。足下姑勿以己律人。盡付道傍口語于度外可也。閣視公有志有操。而恐其先入意氣之言。公當稍從中以

此邊臣所以維也精神意氣全在掣肘中精則實事漸衰

定計定理曉之收番之爲石畫何疑然平時試加于虜以茶馬聽屬之而有餘有如一旦虜加于番而番爲我变患則不識控拳解鬬之計將安施而費將安出也希更深思、

與李提督　朝鮮駐師

我軍天時地利未便而賊據堅城食積粟必無内薄登埤之理是以明詔諭公等進止今已燒賊積聚則我得勝算矣正宜聚器械保資糧撫循將士時出奇以撓之此坐而制敵之策、朝廷不責公以速戰也。

駐師異域惟在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勿令麾下侵偏裨勿令華人奴虜朝鮮吏士是所望於大將者耳春汛方急恐賊當益兵惟持重以待之倭奴臨陣一步百計不可輕也

與宋桐岡經略　敘功

海外之功誠倍於寧夏門下所爲勞心焦思而籌與將士之歃血暴骨而爭者誠不可以薄報顧今寧功甫敘遼師未班似不如少待王京寇退而後論功尊疏尚可及止否耳楊袁二公冤抑可憐會上方怒驟

敘之尤為無益，然袁主政，係特遣，又與楊不同，將來恐終當一敘，寧夏功何如，

與宋桐岡論護餉道　　論護餉道

今日正有客見過，憂王京之賊，僕應之曰，彼非天神必資粒食，豈有我飢而彼常飽者，但軍中謹護餉道。會自有不驅而遁之時。正恐遁後，未保將來結局何如耳。茲奉大教，并面詢來人，具悉窮寇飢疫之狀，而門下且聲且實，已步步中窾，喜慰不可言。至中朝夢語，頻語督撫公，大將在外，其身之不遑恤，何暇論是

非矣袁贊畫不識肯幅巾羽扇暫留軍中否

與宋桐岡經略論邀倭利害　邀倭利害

適主上正有　旨問倭歸的耗今教至隨即奏聞門下苦心焦吻其明效已睹矣第追襲一說已聲聞滿朝未必無議愚意欲請禁中　明旨鎮壓之然在門下只當准備堅硬肩自立于不敗之地群議有無不足論也古人千里襲人謂之危道觀群賊在途創建城寨阻山而居此必已知我有謀為致死格鬪之計苹謹備之前邀其援兵後絕其糧道或可坐困而又

不審我軍財力果堪相守否總須石畫以保全勝爾

與宋桐岡論撤兵　撤兵

中國戎車不駕久矣乃者仰仗壯猷摧方張之猾虜扶垂亡之屬國勞苦功高如此而將士以力擊賊于外議論者以舌擊任事之臣于內僕誠不惜動氣與爭幸得少定而昨尚有謂倭奴無一人歸國而東征戰士盡沒者豈不痛哉門下此時當自然無疑于僕（如此則將相和將相和而後可成大功）而僕于門下更着一分放膽當吐誠登對使將來毫無滲漏耳朝鮮地形與我東北數千里垣墉留兵之

說誠封疆至計至于不使之意則與于此蓋以將士久住外國恩不施則士氣自消威不振則如驕子不可用　朝廷無所寄其耳目則三軍之苦樂不得上聞一也我軍自負其伐朝鮮以受敵必以奴虜侵役之彼不能堪反忘其大計而樂吾之禍敗兩相猜忌何事不生二也彼軍怯而善走倘倭奴復至必推我以為先鋒主人先奔客自沮潰更加衆寡不敵樵蘇後時懸軍無繼大可憂念三也至于內帑歲增出六七十萬金蓋其小小者矣是以頗主撤兵之議使彼

君臣知亡之無日。苟自爲謀耳。門下以爲何如。

## 與劉太景贊畫　防守朝鮮

華札始至。亟發讀之。曠然心開。但止辯倭衆不歸我兵盡復二次夢語。則中朝原自了了。無可辯。請封一節。經略欲借此行間。公乃欲罷間却更爲調發兵馬之計。維禍于彼而磨餉于此。此亡國之形。不肖斷乎不能爲公等保已。君子六千人。有勾踐范蠡輩君臣于上。則可責之必死。今朝鮮何如哉。而我兵客寄孤懸。其聲又且自爲守也。無所德于朝鮮。而厚受困。三

年之後且胥爲寇掠乞丐矣何君子之有嗟乎天下公此時乃爲此言耶已岌岌有識者亦爲是言耶必不得已則劉綎未撤兵使移教中所稱千家庄營田樹藝或可爲也而地非郡縣恐客土之間終不能相安蓋敝鄉有積年板此猶非善論也荒田棄于蒿萊者其傷里人徙室廬貸牛具種之禾甫埀穗而田之舊主紛紛出爭矣此亦東師今日之勢也

與劉太景贊畫論留屯　留屯

頃讀尊諭於開田置戍鄙意猶未了了蓋朝鮮阨陿

可以制賊者。宜在烏嶺諸處。此去漢江大同。固已遠矣。而況鴨綠乎。若在鴨綠。誠足以張遼左備虜之形勢矣。而去受倭之地。已數千里。雖鞭之長。其及馬腹乎。且所謂三江者。謂漢江與大同鴨綠乎。聞鴨綠江中。有沙渚。人謂之夾江。其地肥腴。而江以內。沙渚所界。亦所謂之三江。足下所謂空地數百里者。抑謂此乎。抑不知屯田積穀。將使戍士任之。或責之朝鮮臣民自任也。留兵一萬六千人。經略所規軍食之費。則中國當六之五。而朝鮮供一焉。借兵以自衛者。如此。無

乃非人情乎。今戶兵之藏俱告匱矣。又增歲費七八十萬豈可不深計哉。東國雖當殘破之餘。未有數千里內不能供二萬人食者也。若云彼國自當養兵。而兵不足用。何不減去老弱。以奉中國戰士乎。又不然彼之君臣。言及亡國。輒涕泗橫流。此勾踐棲于會稽之時也。豈不能節衣縮食。以救危亡乎。前聞其國。諸礦可采。後復報罷。豈慮我之求多。不欲開端也。顧足下更詳問之。夫士卒無事。若給以犁牛種食。使之因田致穀。以貿易朝鮮所有。亦必樂之。若欲以此當行

月糧，則恐未然，至于有心者爲之，無不可成，誠如尊教也，虜房備大壞，至于如此，非公不聞此言，聞長昂勾引土蠻子，近耗何如，幷示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